

增圖施公案

黃天霸

施公

康熙皇帝

張真人

(下)



据光绪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影印

绘图施公案（上、下册）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古籍书店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清泰街488号）

江苏邗江珂罗版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24 24.67印张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388 内部发行 定价：5.40元

卷一

第一回 諸壯士一惹順施公
賀人傑神技取風旂
第三回 張桂蘭發誘動人傑
第五回 余成龍謀留賀人傑
第七回

卷二

第九回 小英雄下山送信
第十一回 徽印信人傑立功
第十三回 張桂蘭文招尋婿履
第十五回 抱布留銀賢臣私訪
第十七回 往安府卿民告狀
第十九回 漕督府吏榜標試計

卷三

第二十四回 張桂蘭被劫奴麒麟
第二十三回 水龍高殿寇遭擒
第二十四回 柳溪村李公然訪案
第二十六回 安人好德婆李陳情
第二十八回 報水災賢臣查賑
第三十回 假水怪抗敵蓋遺橋

卷四

第三十一回 斗蛟閣放胆獨降妖
第三十三回 國法難容鉅節問罪
第三十五回 雙僮手巧敵蘭小西
第三十七回 賀人傑巧計敗賽花
第三十九回 思龍戰賊信請良朋

賀人傑千里投天霸
余成龍巧智盜印信
諸壯士暗地訪成龍
施賢臣獨運李公然
第二回
第四回
第六回
第八回

老壯士回署頒兵
張河神賢臣救祭
追伸冤屈拘賀公堂
叩門投宿豪士渡機
松暗廟巨寇行凶
招賢鎮金大力賣拳
第十回
第十二回
第十四回
第十六回
第十八回

老褚標追排水龍窟
招賢鎮強徒示眾
陶家廟賀人傑贈金
愛竊驚心英雄得竟
勘河道父老欄輿
真妖魔待方出規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九回

殷家堡同心鐵刺鉤
天良不昧還實通情
一聲雷嚇退金大力
郝素玉軟鞭打殷勇
懇求和甘心許幼女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回

黃天霸仗義擒孤犯
施賢臣丟失印信
余成龍激走褚標
李公然再往摩天嶺
施賢臣誠心留壯士
眾英雄議訪強人
賀人傑智誘佳勇
賀人傑初探摩天嶺

黃天霸大破摩天嶺
風濤麻嶺舍寬待白
一官併舉賢令開棺
再開棺甘為佐證
因驚成病弱女全身
賀人傑火燒凌虛樓
慶理綉履抱屈難伸
雙履招來寬民出獄
重對賀立破沉冤
見色貪淫負娘慘死

老褚標暗約黃天霸
韓侯廟英雄救弱女
賀人傑有心盜員外
施賢臣因公參縣令
黃天霸怒擒水怪
張桂蘭巧警贊德功
花神祠太歲活招映
李公然無意救公差
朱壯士仗義救書生
何路通獨探魔窟

失餉銀關太受傷
賽仁貴獨擒趙庄河
何路通一探獲壯河
發號令再渡護莊河
朱光祖力主和議
急領兵計全報信
黃天霸二打殷家堡
李公然一打殷家堡
決夜戰三打殷家堡
施賢臣戰諾姻緣

第一回 褚壯士一意順施公

賈人傑千里投天霸

前集已說到施公將落馬湖推犯李配等人拿獲就地正法後即赴淮安清營本任破印事直是風清弊絕廉正自持那些候補實缺人員內有一二會賍枉法的見着施公恩威並至至惡難犯也不敢輕試一嘗趕將從前積習清除殆盡如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通寧是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超鳳以及張桂蘭郝泰等一班男女武將个个皆感施公恩德無不盡心竭力幫着施公為地方上除暴安良又因家出力以致道路傳說皆言施公清廉正直且不表且說褚標自黃天霸去後到施家庄打聽落馬湖的消息以後褚標逐日探訪後來知道施公業已救出推犯李配便已拿獲正法又聞施公已赴清營本任此時褚標就想前去淮安即日打點行裝起程直往淮安來到總藩衙門在轅門外將轎車停住叫壯丁看守他卻進了轅門也不問見白大踏步直向裡走那轅門上文武巡捕官見着褚標那模樣子頭戴灰色結帽身穿土布大袍腰着班尖藍布百納鞋腰繫一根藍布束腰裏面籠着兩道腰刀一雙圓眼大鼻梁開口領下一部銀白鬚雄糾糾走了進來不知他是個什麼人遂上前喝道你只老頭子好不知進退你知道只是什麼地方你不曾見轅門口挂些虎頭牌上寫着督轅重地快走出去說着就有兩個親兵前來趕他褚標見此光景也知道自已面皮並不怪他忙對些巡捕官打了一躬接着滿臉的笑着與巡捕道諸位老爺們有所不知咱有個至好的朋友姓黃名叫天霸現在施大人前做中軍副將咱特來尋他敘敘談談既是轅門內不許閑人擅入就煩諸位派人進去向黃天霸通報一聲就說褚家庄褚標特來與他相會一來與他敘敘二來給大人請安咱就在這候信兒再行進去便了那巡捕官听了只語路道只老兒這與我們大人相識又與咱們中軍是至好朋友着看他模樣大概也是個強盜出身咱們幸而不曾得罪於他不然要破到將知道咱們定案要討沒幾巡捕官一面也帶着各道原來你老與咱們中軍是至好朋友着看他模樣大概也是個強盜出身咱們幸而不曾得罪於他不中軍官他另有自己的衙門除三八衙門期來此辦公平時都不在只裡有時大人傳見他才來此呢咱們派人領你老去使了那巡捕官即派了一名親兵帶領褚標向黃天霸衙門而去褚標亦喝令壯丁趕着轎車一同前來不一會已到當由親兵引到號房內先說明原委那當差的即通報進去此時褚標站在大堂上立着不過一刻只聽裡面傳出一聲伺候那衙門內兵役个个盡立兩旁又見燒開門開着天霸打從樓閣後走出些走到褚標面前說着老叔速來未曾迎接多有得罪請裡面坐罷說着便打一躬隨即拉着褚標的手一齊進入裡面當由管衙門的人將樓閣仍舊關開黃天霸將褚標讓進書房天霸重行見彼此坐下有家人獻茶天霸便問道老叔行李現在何處褚標道現在大門外運帶了一個莊丁一輛驛車天霸當即着人將行李物件搬進來安放停妥又將牲口上槽喂料車轎放在空屋莊丁自有人照應不必細說天霸人道自去脂月間與老叔別後不覺又過新年两个月了老叔精神甚康健的此間大人亦時常令及老叔友思老叔到來談敘談敘等一會兒小姑當同老叔去到大人那裡去褚標道便是老叔也是時常令及大人去年就娶前妻後因家中有些瑣事所以直到今日昨因有個朋友從只裡經過遇到老叔那裡說及大人許多的好處實在難得老叔听了此話恨不得即日就來看大人德政今到此間看城內的光景真是名不虛傳大人的德政自是好極了還有那計賢姪李立亭哥關賢姪等人在張家媳婦想也都好天霸道計大哥等人都好便是你老姪媳婦也好說着就喚當差的道你進去告訴太太說褚老爺來了叫太太出來見禮褚標正欲阻着當差的已答應進去不一會子張桂蘭帶着兩個丫鬟走了出來褚標看見忙起身迎接張桂蘭已進了書房又向了褚標請叫了一聲只聽向上端端正正拜了兩拜褚標已回了一種趕着攔住張桂蘭也就起來在對面下首坐定了驀站立着後張桂蘭向褚標說道老爺在咱家住了多年在咱家裏面過老叔以後不覺又是半年了時常記念你老人家褚標道這也是記念你們褚標黃天霸張桂蘭三人正在閒話忽見有個當差的走到黃天霸面前說回廊的話理在門外有個小孩子年約十三四歲口稱姓賈名喚人傑他老子名叫賀天保說與爺是結拜的兄弟只賈人傑是奉他母親之命特從山東前來見爺說有話面稟爺見但不見老叔見欲知黃天霸且掀下回分解

第二回 黃天霸仗義擒孤兒

施賢臣誠心留壯士

那說黃天霸叫當差的將賈人傑帶來那當差答應着出去不一會子將賈人傑領進書房天霸遠遠看見但見賈人傑年約十三四歲走得面如傅粉唇紅舌紅兩道城官

333

雄姿集街內招呼廚房備下西桌施公黃天霸槍標三人一席關太何路運李星老俱金大力等一席大家皆飲別情暢飲酒席中間施公發起往事道業初仕那

江都乃邊界義士改邪歸正因他一人後來引了許多豪傑義士以得今日有等實義士之刀也可惜實義士中途擇遺像他今日諸君皆曾蒙國恩得皇上家官
校實義士不能享受重賞可嘆極標過實天保中途堪死是他命該使然仍蒙大人金念不忘見大人恩高義重臣人正為此事擬轉奏求大人這是不敢放施公
被忙問道壯士有何事件只當說來大家斟酌便了極標道只因實天保死後留下一子名喚人傑彼時才得六歲跟着實天保的妻子撫養今年已十三歲了昨日
由山東來此投實副將適值民人先刻在實副將衙門裡見着實人傑年紀雖小頗有胆識民人當時以為他小年紀必然同着伴兒或是與他母親同來及至問
他說是奉他母命一來因他父親受大人的大恩未曾報答使他前來給大人請安綏圖報效二來知實副將現已做官叫他投實副將圖個前程因此辭了母親獨自到
此實副將聽他口話便與他道你小年紀前來給大人請安力圖報效則可老說我圖個前程我看你年紀幼小力量又小有什麼事可做呢不如且在只裡學習
武藝過了三五年等學武技會了再議罷知實人傑聞了實副將之言不由的發躁起來當即說道若說年紀小我已十三歲了若說武技那刀槍棍棒雖不能精熟
也這件什會使說着他將外面大衣服去在背後拔下單刀不由分說一個箭步跳入院落之中便使起刀來民人做實副將看他舞了一回却是刀法精絕毫無破綻
真不愧他誇口而且小年紀有此武藝有此胆識實在難得今早實副將將本衙門前來給大人請安施公听了不由的笑着滿面因問道實天保雖死得有此子可
從速領來與我相見實天霸聽說隨着人前去喚他不一刻工夫只見當差的將實人傑帶領前來施公見了實人傑一表非俗滿臉的英雄氣概心下甚是歡喜便喚人
與人傑添上坐頭命人傑入席吃飯人傑便又結施公謝了坐又請了安然後在天霸下首坐施公問道你今年多大歲了實人傑道十三歲施公又道本部堂不開
槍若英雄說你的武藝很好我看你小年紀有甚麼武技可對本部堂說實人傑說道咱父八歲時娘就叫咱刀槍到了十歲咱娘又教咱棍棒並教咱飛鷹弄臂咱
有時不肯咱娘就要打咱遂拿一身好武技又說咱只黃叔叔本領更好叫咱學好了武技來見大人求大人賞個官兒給咱一來給咱報恩二來咱好團個上進因此
刀槍棍棒都會飛鷹弄臂也會如果大人要試試咱咱便使兩套施公道那院中棋枰上那面順風旗你可取下來應實人傑見說揮過頭來一望便道大人的
吩咐說罷了轉身他已一個箭步到了院落施公與極標等眾人齊向外觀看只見實人傑如同猴兒上樹一般已上了旗杆頂上再一轉眼實人傑已將順風旗取在
手中又復轉身跳下了個梭梭幾架式將兩隻腳掛在旗杆上那棋枰上面上手中執着順風旗迎風舞了一回復將身子向後一縮又向前一縱便如燕
子穿簾一般說時那時快實人傑已由旗杆上穿入廳內脚踏地時施公見實人傑由那棋枰上平穿下來口裡雖然喝采心內却是甚為擔驚及至實人傑已到
了面前又見他請了一個安便手將順風旗呈上不但施公極口讚賞就極標實天霸等眾人個個無不驚訝當施公一面叫實人傑入座又叫施妻去取十二兩銀子當
他買一套衣服黃天霸又叫實人傑謝了施公才入座施公嘆道實義士義勇平生得有此子雖在黃泉亦當含笑本部堂自當另眼看待即黃實弟亦更加意撫
育不負當初結義之情實天霸亦即唯唯道來將敢不遵命於是大家暢飲直至日落始散極標人傑仍自回天霸衙門中關小西也自回本署李星老等仍在本衙門當差
從來樂極生悲是一定之道理只因施公自放了實人傑由中京以來直至到了淮安沿途上訪拿的賊徒惡棍主豪強盜盜案任不少怎能一律肅清且說淮安府東北
與海州交界地方有坐高山只山名叫做摩天嶺只摩天嶺高與天齊巔巔峭壁壁壁峻峻內中有夥強人為首的姓余名喚成龍率領些頭目哩嚙在此佔據平時並不
劫掠往來客商品門打劫那等富貴人家因此左右頗為安靜只余成龍且看一身本領飛鷹弄臂無一不精開得施公左右能人甚多他偏要顯顯本領因此前來盜取
印信畢竟印信能否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施賢臣失去印信

眾英雄議訪強人

却說施公正在書房裏寫書忽見由廳外送進關帖一個施公取過來一看上面寫着通令星特借印信一用日後着人來取施公看罷大驚一面飭令施安速去守
印信一面飛傳黃天霸李星老人少時黃天霸等入齊集就道極標也進來施公即將關帖與大家看了極標忙問道大人可曾差人去看守印信沒有施公道已看施安
第四回 第五回

去看守了，牆樓不勝驚訝道：「大人中了那人投石開路的計了！施公道：『怎麼爲後路開路？』」

牆樓道：「來人本不知印信在何處，所以投此箭也。令人設疑，若不使人看守他，却無法可想。今已着人去看守了，他去印信必失無疑。」正議論間，忽有東首一片喧嘩，輾轢有矢搭牆等物，得趕緊前去查看，視乃是東首耳房前面牆戶紙燒着，其勢甚要緊。黃天霸等知道衙門內有了強人，正欲分頭去捉，一眼見黃施安也在那裡撲救火，牆樓忙問道：「施大爺，你着印信如何？」施安道：「剛才着了聲響，沒動牆樓道：『你又中了他的計了！你再去看，看施安慌忙跑了，飛奔前去看，看見印信仍舊擺在那里，只是那上面銅鑄已落了下來，施安忙將印信箱開了，望裡一看，只吃驚，非同小可。果然一顆黃金印已不在箱內，施安隨即跑出了來，告知眾人。』」黃天霸等一聞此言，一個個上房、下屋四面尋找，那裡有個影兒？大家只得下來，此時已將四鼓，施公便命衆人暫且散去，到了次日一早，黃天霸仍到衙門內覓鐵鎗拿彈藥，黃天霸才進衙門，只見施安送上一枝弩箭，黃天霸接過一看，只見箭杆上寫着『余成龍三字』，黃天霸看罷，便問道：「施大爺，你口枝弩箭從那裡得了？」來施公道：「昨夜園內太湖石上拾了只枝弩箭，杆上還有『余成龍三字』，施安仔細思來，余成龍一定是個武藝甚強的人，昨夜來盜印信的十分就是他，幾位可有知道？」余成龍是何等人？物住在何處？的麼？大家聽了，俱各面面相覷，不能回答。黃天霸道：「昨晚來法印信的那人據來將着來建施公道：『賢弟，此話甚合吾意，不必費事，回去就請牆樓老英雄進來，大家商議，便是說着就命人去請。』」會不務標已到給施公請過安坐，施公便將施安拾了弩箭的話說了一遍，牆樓道：「余成龍其人雖有些曉得，不甚清楚，不知是此人，不是數年前害閩人壽羅，此准安東北與海州交界，邊近海口，地面有座磨房，天上有夥強人爲首的，說是姓余，其人武藝甚強，慣會飛機走壁，而且常使雙弩箭，平時却不刻練往來，窮人打所有那富貴人家或做官的賄物，殺被他知道了，盡則明搶夜劫，暗則定然剽掠一空，還有一件周圍百里之內，他並不懸械如此，其居心可想而知。大人的印信若是此人盜去，他一定有个用意，不是問大人手下多少能人，他賭作氣，偏要前來試取，人本領就是說張挂蘭盜金牌的事，不然，他豈不知大人爲官清正，他要來此盜印信呢？」施公听了，只指話連連點頭說道：「老英雄所見甚是，更有理但印信既爲他盜去，必得設法取回才好。」牆樓正欲回答，那黃天霸叫說：「不由的氣往上撞，恐怕他三頭六臂，咱也要將他擒來，前日印信牆樓看見了，黃天霸發狠趕着攔道：『老賢，你總是這樣性躁，凡事總須計議而行，況且我雖怎樣說法，也料不定還是廖天鎖上那個姓余的盜去，萬一不是老賢，你又如何？你我教我的教，見明日可請一人先去找，那里打听清楚，如果真見他盜去，咱們再設法向他要回來，可與動他改邪歸正，投順大人更好；若不能如願，就將他拿來，問罪亦不成，晚若是倚些白己性子，一味好勝，明知老賢性的本領不在人下，難和強人更有強人，高手更有高手，何能自恃？已免後視一切，如此莽撞，甚至惹起大事，也未可知。』」施公聽說牆樓道：「老英雄所說真是性情在理，黃賢弟之入身教固屬有餘，見識究竟不足，此時黃天霸被牆樓說了，一番的話已是退下，下去便向牆樓說道：『依老叔所說，頭先本人前去打听，便是印信是要緊的物件，有碍大人前程，須得趕緊去取回，不能遲緩。』時日竟覺應派何人去打听呢？」牆樓道：「諸位兄弟老賢皆可不要怪老朽多事，廖天鎖只一踏之巧，却要在大人面前討个差，一盅酬表大人的恩德，二来帮幫諸位忙，等打听的確，即回報，這也不錯，諸位以爲如何？」施公說道：「某本擬相煩老英雄去走一走，一踏只是不好，難請難得，老英雄不解辭苦衷，即一切奉托大家見施公一口應允，又重託了牆樓，大家皆有些躊躇不平之意，却又不能形於色，一來門庭施公不敢違拗，二來牆樓究竟是個前輩，當下議論已畢，各人散出衙門，牆樓仍與黃天霸同回到了衙門，牆樓即打點包裹，代了防身兵器，預備前去黃天霸送入裡面，欲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張桂蘭後語勸人棄
牆樓士隔地訪成龍

第五回

張桂蘭緩語勸人集

褚標士贈地訪成龍

話說黃天鵬到了衙門，將獎極糧糴合成龍武裝高強白己封差去，厚天鵬的話告訴了張桂蘭一過。此時張桂蘭並未有不平之憤，但道諸老叔既是討差前去，他自向他的把握老翁雖不懼人，能得諸老叔將印信討回也省却多少事件，老翁何必有不平之憤？黃天鵬听了，也只只得無言。此時兩人傑在那旁漫听，黃天鵬第一番言說已是，不平的很，又見張桂蘭又說出口，是結果定在按納，不下便罵，若說道這娘如此言差矣，我叔父自隨大人以來，立了多少功勞，投了多少錢糧，湖江上推不知叔父武藝高強，今大人失去印信，叔父再去取來，只件功勞，定是不過頭，這頭獎他，便委我叔父的功勞，其美甘心，不得便叔父合得下，這兒也不肯將這件

取回存在這凌虛樓上為的是素聞黃天霸威名高強，預備着施大人建了多少功勞，立了許多事業。我們江湖上練林中的朋友，不知被他害了若干我等去，願印信並非要害施公，亦非假詞。給那江湖練林的朋友，圖個報復。因要與黃天霸比試，比試我能夠將印信盜來，他能夠將印信送來，我甘拜他。我甘拜他，我等亦甘心情愿。若他不能將印信取回，我等亦甘心情愿。此印信也無用處，便叫他稱小山王。拜求上山我等也將印信取出，交給他去，消差。並無他意。不過要與黃天霸比一比手，段罷了。褚德賢第言之差矣。黃天霸又與賢弟並無意見。賢弟等又說並無他意。今日將印信盜來，只是此舉在老夫看來，並非與黃天霸過不去，真是與施大人過不去。只印信是聖上賜與施大人，施大人失了印信，聖上知道，必然要見罪於他。黃天霸雖在那裡當差，大人失了印信，他尋得着，固是他的功勞，就便尋不着，他沒有甚麼大罪，不過難為施大人罷了。賢弟等與施大人平日又無意見，只是何必作此一舉呢？若說要與黃天霸比試，比試自古好漢愛好漢，便連惜，便連你既罵他的名，改一日等老夫帶領他來，或是請賢弟等到淮安去，與他們比試，比試又何必借作一個事兒，挾制呢？還有一說，實不相瞞，凌漢來之先，黃天霸早要到此，是凌漢再三阻攔，并在施大人面前討了，只個差使，以為藉着老面子與老弟說個三言兩句，叫賢弟將印信送去。一來是免得黃天霸與賢弟傷了和氣，二來凌漢也可在施大人面前要個個兒，我有賢弟也是個英雄，好漢凌漢既來，又在施大人面前討了，口非是老夫太驕慣，怕老弟諒時等也該知道，能夠把個面子，即將印信交送出來，咱們認個好朋友，以後還可來往。來往於施大人面前，說些話，老夫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將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萬難有，却說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與笑于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人能人亦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被我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遂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我好友，不必因此反臉。榜樣聽了此話，已是氣望上樓，恨不得即刻拔刀出來，與他爭個個兒，下復一思，想則賢弟等既是不看凌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凌漢亦不勉強，就他強，賢弟等亦不信老夫的話，也是枉然。凌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免懷恨。凌漢道：「一喜既出，驢馬難追，後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口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德賢，別去。別去，別去。」等語，

寨主任勇的就是個既開朗豁然大名有何結語即便道來賀人傑道此間非是謙語之所快開寨門讓咱進去與你說話任勇聽了即着小囉囉開了柵門賀人傑大踏步走入寨中任勇拱一拱手說聲請了任勇也回了一回說問道有何話請講這賀人傑道一言難盡若寨主不棄請至裡面細陳衷曲此時任勇不知何意也將賀人傑送至裡面賀人傑重行施禮只才彼此坐下賀人傑當下開口說道在下久聞大名本無識面將才多有得罪尚未見容但在下相藉山虎父親賀天保同稱為四大霸天江湖上誰人不知只因黃天霸投順施不全那個強官他已應此官賞功名了當年結義勸進我父投順我父初則不肯後來看情勢之迫他強依從黃天霸又逼我父往獨虎營去說服天鵬飛天豹二位叔父怎奈天鵬等二位叔父不從黃天霸就殺死飛天豹連走他心中都說我父年紀輕我之情後路連天鵬將用飛抓將我父打死雖是獲天鵬後來亦投黃天霸所說總之不為黃天霸一人我父與叔父等如何就見非命彼時我才六歲可憐我母與養父今年已是十三歲了此種父仇如何不報又恨孤立無勢因此竭誠不遠千里而來投寨若全江湖上義氣即望收留輔助一臂之力去捉強官擒擒黃天霸報仇雪恨若不肯收留即去投他處尋團長報不敢飽強任勇聽了只一番言語畢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全成龍誤留賀人傑

施野臣獨道李公案

却說任勇聽了賀人傑一番假話心中疑惑不定欲便留住又恐全成龍陸陸續約不肯就要不留又恐愛賀人傑小小年紀有此胆識口得四賀人傑權且等侍與全成龍陸陸續約商量妥當再定行止當下賀人傑便在外廟暫行歇下任勇隨即進內將以上的話與全成龍陸陸續約二人說明全成龍道這小小年紀在何處任勇道現在外面小弟因不敢自主特地稟明兩位哥哥即可收留小弟便帶他進來若還不然便叫他投奔別處全成龍道這小小年紀你問他多大年紀任勇道小弟也曾開過今年一十三歲倒生得伶俐乖巧全成龍道你留他會甚武技任勇道小弟却不曾開他但見他腰下藏一口單刀想來也如一二全成龍道這賊如此且帶他來看看再作計議任勇聽說復至外間將賀人傑帶進大堂賀人傑站立身軀望着全成龍陸陸續約二人行禮全成龍看見賀人傑年紀雖小頗有英雄之氣也有時喜因問道你只小小孩子多大歲數到此因何事賀人傑道係是今年一十三歲只聞報父仇不遠千里而來竭誠投効助戰一臂之力全成龍道據你之言要報父仇但是你父係死在陸天鵬之手並非黃天霸害的何得竟仇人就是你父果是黃天霸所殺要報他的武技高強施不全的防備甚嚴何能便去報仇雪恨賀人傑道大王言之差矣若說咱父不是黃天霸害的反說他是好人是大王名為江湖上朋友最重義氣與黃天霸一類即不肯助從前報父仇那江湖上朋友被他害了不知多少大王獨不知冤死孤魂傷其類全成龍聽了此話是欲收留心一轉便大怒喝道好大胆的你只小小年紀胆敢在爺面前來報父仇分明是那賊官指使你看你來探虛實下面聽了這將只小畜生幾去斬了但見賀人傑並不驚慌反慢上視白大王既不相容復反疑忌某父仇固不可報反落不義之名有何面目見父于地下下是我不明不白若勿與以謝誤投之過日後自有那知道的以分兒句說罷賀人傑將腰下所藏單刀抽出即向頭上刺去當時任勇在傍趕即上前將刀奪下全成龍亦向賀人傑道前言之不過相戲耳何必認真咱大胆叫聲賢姪若果真為父報仇而來自當同助駁理亦不可稍懷二心賀人傑道父仇不共戴天既承公父見愛何得心存懷恨志請公父放心且住下弟等得便時將印信送回在施公前立個功余亦成龍只因該收留了賀人傑以致打取凌虛虛擲廢辱天顏到後來身首異地明正典刑此乃後報暫且不表再說黃天霸夫婦次日起來不見了賀人傑又見廣門大開知賀人傑已去遂往庫天廟去查印信當下黃天霸大喜以為小小孩子有此胆量有此武藝將來大有作用却又見是此去庫天廟雖不過三日路程沿途却無防礙但聞全成龍頗有武技他若負着妻室被余成龍所算我如何對得起我哥哥自思自想只得仍回上房與張桂蘭知道張桂蘭聽說頗代為着急一人商量畢黃天霸用過早飯即空着轎轎而來却好施公已經升帳黃天霸先與衆人見過說明賀人傑黑夜逃走是往庫天廟去捉余成龍送回印信大家所說都是賀人傑捉獲因要趕去方保無虞黃天霸道這正為此要回明大人親自前去正說話間施安出來問道黃老爺今早曾來大人是傳你同拉黃天霸所說便同施安進內先給施公請安施公道前日諸英雄前來府天領訪那余成龍不知究竟何如印信可能取回來否便我放心

不下黃天霸這正為此事。黃天霸明大人，只因買人，因大人失去印信，他便直趨去，將余威龍捉住，將印信盜回。未將見他年幼，恐非余威龍敵手，竭力阻止。未將之妻，亦竭力阻止。他彼時雖未前去，等到夜半，他竟私自越牆而去。未將等全然不知。今早天明才知，因此前來稟明大人。未將意欲親自去一走，恐只小孩子有失。未將等對不起黃天保，特來請示。求賞一行，施公開言：「驚又喜。因道黃賢弟親自前去，以免小英雄有失。固是極好。但本部堂只理何人保護，在本部堂看來，好在精老英雄，現在那裡買人，係難於前去。精老英雄必是見面的。萬一買人，係與那姓余的動起手來，精老英雄斷無不幫助之理。本部堂之意，賢弟且從緩去。若使李五弟前去一探，便知分曉。而且這買人，係年紀雖小，他那一番舉動，不是一杯之失。此去定有計謀。本部印信定由他取回，亦未可知。更兼他武技出眾，又有精標在彼，口事段無妨。黃天霸見說，亦不便再言。只得站立一旁，心中卻是不甚放心。施公因立傳李公然，連內將上項話說了一遍。李公然聽了，敢急攔立，刺收拾出了衙門。一直望摩天嶺而去。走有十來里，只見精標迎面而來。李公然趕上一步，便先問道：「精標，老叔所辦之事，如何？曾見買人，係否精標？道你怎麼問我？我話我不曾見。有此人，李公然便將買人，係私往摩天嶺的話說了一遍。精標頗為驚恐，復又將余威龍建凌虛樓收贖印信，定要黃天霸取不肯送還的話，告知李公然。二人談了一會，李公然復請精標同往摩天嶺一。走精標當即答應。二人趕往前邊，不一會已到山下。正分路忽見一人，好是買人，係精標，畢竟此人，是華且，跪下回分解。

第八回

李公然再往摩天嶺 買人係初探凌虛樓

却說李公然，拉着精標，望嶺上看去，分量不錯。李公然因遞了一個暗號，買人係，便曉得暗號，知道是自家人，因也遞了暗號。下來說道：「道誰兒？落下海去了。李公然說知道時，他在僻靜處，等候有話。向說心中大喜，即拉些精標，望後山行來，走了有半里多路，但見一帶樹林，陰森布甚，為僻靜。二人行入林內，坐下歇息。約有半個時辰，只見買人，係走入林來。大家一見，好不歡喜。買人係，便與精標，說道：「孫兒自那日，大人失了印信，當時就與前來，後因黃叔父與精標，二人阻止，不肯放行，不與老爺子同來。也可會會那姓余的，什麼樣，因氣悶不過，只得黑夜暗暗出來，打獵到此。定然碰著老爺子，面前彼此有個幫手，及至山下，細細探知，老爺子說他不信，已回。回淮安，孫兒暗想，既已到此，終不然還自空回。算白跑一跑，不啻又恐怕那姓余的，果然利害，孫兒敵不過他，不但無功，反要見罪。因此想了个法兒，前去騙他。做說黃叔父，口圍圍貴功名，不顧當年，結為過死，爹爹以及權叔父等人，特地前來，請他助我一臂之力。前去報仇，雪恨。余威龍等人，被我一片假言，把他說的，居然相信，便留我在山寨內，頑耍。還說，等過兩年，給我做個頭目，共圖大事。我口兩日，已將他領上，出入門路，看了人，教他，惟有那印信的，所在，叫做凌虛樓，但聽口樓四面，皆有消息，蓋不知道路，徑踏着消息，便是死路。我今日，已與那姓余的，說過，叫他同我上樓去看看。他已答應，候我將口樓上消息，探明白了，得便將口印信，送回。前去見大人，立功。今日，老爺子與伯父，最好，在附近客店，住一兩天，俟將凌虛樓，探明，便悄悄地前來，送信，就請老爺子，或是伯父，前往淮安，稟明大人，即日，請黃叔父，及諸伯伯，叔等，領兵前來，捉此強人，境頭，山寨，但是口印信，包在我身上。這回，此間，不便久談，早晚，便去送信。還有一層，老爺子所住客店的門口，都要做個暗號，以便孫兒，易認。精標，李公然二人，所買人，係，只番話，皆譯他，真有見識，有胆量，將來，不在你，我之下。精標等，分別，隨即，找了客店，在門口，做下暗號。然後，進店，安歇。只等買人，係，來送信，不表。再說人，係，別了，他們，回入山寨，仍然一樣，頑耍。余威龍，亦愛他，少年，英勇，听他，自由，只走到凌虛樓，前邊，遇見，余威龍，由樓上，下來，買人，係，故作，不知，站立一旁。等他，走到面前，上前，說道：「叔父，口樓，造的，很好，好兒，來多了。多日，時常，聽見，叔父，誇獎，只嫌，妙極，極，想，上去，頑耍，住叔父，只不許，嫌兒，獨自，上去，說口樓上，有什麼消息。如若，誤路，機關，便要，死於，非命。請，諸叔父，兄，寬，口樓上，有何消息，當口，道此，樓，究竟，何事，請叔父，告知，姪兒，以便，知道，此中，奧妙。余威龍，隨道：「賢姪，有所不知。今既，問我，便告訴你。也說無妨。口樓，因三年前，那鳳凰，廟，張七的女兒，張桂蘭，盜取，施公，那個，賊官的，金牌，後來，被黃天霸，前往，鳳凰，廟，討回。張桂蘭，又許配，黃天霸，為妻。姪兒，見此話，甚為，氣憤。因此，造了口座，凌虛樓，共計三層，將施公，不全，那賊官的，印信，盜來，藏在一層，上面，指明，要黃天霸，來取。姪兒，到前一日，施公，不全，那賊官，著精標，那老兒，前來，叫喚，個交情，說着，精老，情面，將印信，交出。他從中，講和，兩不相，讓，咱却，未嘗，應允。此時，他帶信，達今，黃天霸，來自，取印，把那老兒，氣走了。但是，那老兒，一去，必然，回到，淮安，說明，此事。黃天霸，聽說，此話，兩三日內，必定，前來，取印。見得，黃天霸，那小子，不久，要死，在口樓上。了。買人，係，又問道：「叔父，講了半日，姪兒，還是不明白，怎麼，黃天霸，上了口樓，就，要死了。別人，到了口樓上，就不，要了。余威龍，道：「姪兒，你，那

理知道此樓利害只因這樓四面皆有消息知道尋得的便可不死不知的便要送命矣天翻地覆來到此地現在要取那匪官的印信如何不來若來不知只據路徑如何不死之理實人傑道無叔父所言之實天翻地覆來到此地現在要取那匪官的印信如何不來若來不知只據路徑如何那印信料不一定要向他處取在三位叔父上樓上路徑是熟識的萬一那時叔父等事才不及趕與他交手起來只樓上的情形極其全然不知實人傑道無叔父所言之實天翻地覆來到此地現在要取那匪官的印信如何不來若來不知只據路徑如何上余成龍道聲姓之實是有理你隨我上樓一行把那路徑認明以備一時之緩急實人傑心中大喜當時隨余成龍走上樓去由那胡梯上一層層的共計有三十六層上樓面迎着胡梯有一黑漆板門半開半掩余成龍却不進去偏從板門側面胡梯左邊月門走進實人傑問道為何不走只正門偏從只小門進去却是何故余成龍見問便轉身走到黑漆板門口先將右腳在門外站定後將左腳送入門內輕輕的在樓板上足一踏只响了一聲一塊板滾了下來實人傑走到跟前滾下板一看但見下面漆黑無光深不見底余成龍道這下面便叫做臨人坑不知道的都從這門進去踏些只滾板人就落下去了不要刀槍刺殺他便活活餓死實人傑看罷隨着余成龍走入月門向左右首轉了三四個餘點才到第一層樓面但見樓面當中設着一座硃漆神龕龕後有兩扇暗門余成龍將暗門一推吱呀一聲閣下二人進內仍在左右首轉了一個灣却是胡梯由下至上只有二十四層也有黑漆板門兩扇左右也有月門一個不從月門進去偏從正門走入實人傑又問道為何這一層又不從月門走余成龍道這叫做疑兵之計萬一有人上來知道頭一層是從月門走進到了二層樓面中設着神龕胡梯都不在設因由神龕背後有一小門內裝着滾木板下面蓋着金索有人落下就被金索縛了實人傑答應二來走入正門便是第二層樓面中間也設着神龕胡梯都不在設因由神龕背後有一小門內裝着滾木板也是二十四層上得樓來但見四面牆壁俱皆關閉實人傑便去開那牆壁並無格鬥的格只是開不下來余成龍道實人傑不知此中消息便道實人傑與你看說着用手在東首柱子上將機關一按只見牆壁全開余成龍便望中樓一指道實人傑你看合子內便是匪官施不全的印信了實人傑抬頭一看只見中樓上懸一盤四面皆是鐵絲做成細網任他神仙也飛不出此此鐵網實人傑暗暗記下欲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新出五續地公清別傳卷二

第九回

小英雄下山送信

老壯士回署領兵

話說實人傑將余成龍誘入凌虛樓探明路徑并知印信懸挂中梁上面一說記復與余成龍在樓上耍了一會最後同下樓來又將轉灣抹角暗探的消息所在到處記明遂與余成龍同至廳上却好陳大豹約姓男也在那裡使大家坐下實人傑一對着余成龍談談凌虛樓如何險峻如何與妙余成龍見實人傑口語甚妙自已也喜不自勝因開口道賢姪不是咱路只大口那匪官的印信藏在那裡他發大龜三頭六臂到了此地也非到了望銅台了隨時余成龍等即命備酒彼此暢飲歡呼而飲到了半夜實人傑與余成龍獨自起來換了夜行衣服手執寶刀藏著金銀標槍悄悄的來到凌虛樓上將四面一望只見那看守的樓門以及打更的囉囉俱已睡着他便走出飛梯登樓的武技機關樓門後將樓門掩起樓門上胡梯記些路徑走到第一層樓面真是身如飛燕並無聲息便時不敢怠慢復至第二層上略略喘息便向第三層而到了三層上面先將火光亮亮認定中梁右首一個前步級上神龍略一墊腳復望上一層將右手搭在中梁隨將兩腳一縮一擡騰將兩腳在樓上挂定竟了個懶猴般的架落左手執刀右手便去摘那鐵網的印信合子正欲摘了忽然想到我此時若即取下如何得下此鎖不能下鎖必洩漏一洩漏不但印信復失連我性命難保好在此樓上已熟悉或回印信則又不難若若且等數天明日先去送信約定日期叫諸老翁子同李伯父趕回淮安果明大等我擒叔父等入前來約定行事理應外合連怕這三個狗彘盜捉擒不住印信失去不成廢度是意相連復回原處候候將夜行衣服卸卸去上床略睡一息已是天明即便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飯便對余成龍說道今日天氣甚好姪兒意欲下嶺領要一回約至當午即回樓特與叔父說知余成龍道實人傑既要去嶺下領要早去早回實人傑各應諾下心中大喜走至房內換了衣服藏起寶刀暗器便與余成龍等三人告別然後空嶺下領要走到嶺下順着大路急急而行沿途留心客店走有三四里路見東首有一小鎮市便望鎮上行來至街頭見西首有家酒店店門口挂着一面招牌寫到悅來店安寓客商實人傑走進酒店店見吃酒的人甚多因據了座頭坐下便叫店小二打酒酒來店小二

地先將彈子抽出幾枚按在左手右手執定鐵刀大踏步跨入更房裏的一刀劈去只呀咄咄一聲一個栽倒在地又一個正要叫喊李昆來得什快趁手一刀又損破院旁邊又一個見兩人已經越死在地趕近頭向李昆哀哀求饒命李昆道你是何人那人道小人是看木桶的學見道此去凌虛樓還有多遠那人道這有半里光景李昆道凌虛樓何人把守那人道是兩頭目把守三大王佳勇不時巡察李昆道你們看裏有幾人那人道四個一班共有八人只上夜是派我們的班李昆道你只裡這有三人還有一人在那裡那人道那一個有病今日未來至是問話已畢即將那三個背轉起來將刀割下一塊棉絮塞在那人口內拋在一旁李昆便坐在更房以等凌虛樓火起好出去接應說黃天墳等之人到了嶺上望前看見上面一排木桶甚是堅固木桶裡面連現出燈光未包耳內所得更鑼聲响黃天墳等便低低的打了一個暗號大家明白便將火種取出除開太金大力兩人不能上高其餘五人一個一個如無子川簾幕跳上木桶聲响喊大家將火種拋下隨即跳入木桶裡面關緊金大力趁勢將木桶斬開一湧而進只見那更房裡面看火種人康狂風不息霎時風助火勢火枝風扇將一排木桶及更房等處均燒的一片通紅再加吶喊之聲不絕于耳那些小蠟嘴從睡夢中驚起急急報知余成龍等三人余成龍陸文豹任勇三急知報道將木桶火起起即親提了兵刀走將出來却好黃天墳等已入了裡面一見余成龍等即將出來便大聲喊道好大胆的狗強盜胆敢將將的印信盜去你可認得本爺黃天墳將來取尔的狗命余成龍聽罷哈哈大笑也不答話掄刀便殺過來天墳等一迎將刀架住趁勢一個臥虎翻身直望余成龍胸前砍來余成龍說聲不好縱身一步跳出圈外黃天墳來得飛快進一步一刀認定余成龍左肩砍下余成龍將身一偏轉身一刀望天墳大腿棚到天墳背後一退一抬手將標飛出認定余成龍面門打來余成龍眼快手快下面將頭一埋即被標從額頂上插過連一刀從天墳膝下棚來天墳趕近這道復一標望余成龍腰上打來說時連那時候只一標余成龍腿膝不穩連去小腿上著了一標余成龍說聲不好負着痛帶標而逃黃天墳趕上去再說陸文豹同關小西兩個門到七十餘合了關小西得傳與大鳴一聲一刀將陸文豹砍下一只膀背陸文豹正待要退關小西又趕上一刀所倒在此此時張桂蘭見黃天墳追趕余成龍恐怕天墳有失因也趕去却錯走了路不意向凌虛樓而來剛到樓下只見賀人傑同看一個矮大漢在那裡連趕着看賀人傑抵敵不住張桂蘭便大喊一聲道人傑快使勁兒你嬌娘在此說着上前步到跟前掄起一刀直望那矮大漢砍下你道這矮大漢是誰就是任勇本來同余成龍陸文豹三人出去看那柵門前着火因所見發覺余成龍等而不知道不好大事有變因趕緊望凌虛樓而來起怕印信有失才至樓下看見人傑在那裡已經殺死幾個嘯嘯正欲上樓去盜印信任勇趕着上前同賀人傑將將起來賀人傑雖是武技高強竟力小氣弱定當擇任勇力大如牛看看抵敵不住却好張桂蘭一聲喊叫賀人傑等得着如猛虎添翼登時精神健氣力倍加口說得一勾嬌母口王八老子交付你了我上樓去也說罷撿了任勇身上凌虛樓而去任勇正殺得高興眼見賀人傑等得着如忽然聽見張桂蘭來助不免心中一慌加之張桂蘭刀法神速招架不及只得虛度一刀轉身逃走張桂蘭那里肯放隨即一枝袖箭直望任勇打來任勇只呀咄咄一聲任勇栽倒在地桂蘭復趕上一步舉起一刀認定牌上連棚了幾下那兩口傷得已經離了肩窩復又一刀結果了性命張桂蘭見任勇已死拋在一邊再去找天墳不料轉過兩個灣見天墳迎面而來後跟着關小西那歪五何路逃去便天墳開口便向張桂蘭問道你可見賀人傑麼桂蘭道他上凌虛樓去了余成龍那所可曾捉住麼天墳道都捉住了原來余成龍看了一標轉身逃走正要望地追內而逃該因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之間何路逃得了大寨迎面而來出其不意當頭一撿余成龍不曾識及復在肩上看了一下接着黃天墳趕到復一刀從後腰直穿過前胸而死之黃天墳等正在那里說話猛一抬頭見前面火光冲天直冲霄漢此時凌虛樓已被賀人傑將印信取到從頂上二層放起火來黃天墳等趕起火光前去欲知人傑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敬印信人傑立功

敬河神營臣致祭

那說人傑既將印信取回火燒了凌虛樓同黃天墳等七人尋了兩間空屋在那裡歇息話分兩頭平公然在凌虛樓背後山嶺之上官路旁邊更棚以內等候凌虛樓火起便來接應人傑一直等到四更將了不見動靜正在心煩意亂忽見凌虛樓火光冲天冲霄漢知道賀人傑已經得手趕近提了刀直奔嶺上走來趕到這近那條官路已被凌虛樓上燒的枯木料壓塌下來將路塞斷幸人傑轉身回走空後樓前趕去走了好一會子才到摩天嶺面前抬頭望嶺上一看但見餘火猶存濃烟高卷李昆趕了上

塵埃無復抱屈難伸

話說王殿臣郭起鳳奉了府公案命往那風家府衙密出江橋的少婦一直送出門外行了二三里那婦人到了新墳面前將鮮花化席池而坐掩面嗚咽
哭了起來王郭二人細听太甚雖無言語也不覺正在那裡相和私語忽然又見一陣狂風先將紙燭吹得四散便將那少婦麻裙前後掃門一齊吹開露出一條大
紅褲子王郭二人再仔細一看見那婦人仍是舊的心中更加疑惑又見那婦人等旋風過去在新墳上叩祝不已臉上顏色頗為驚怒王郭二人知道中間必有緣故不
一會那少婦站起來將身上及度摸了一摸即向原路回來王郭二人即閃入樹林却好那婦人從那樹林前經過他二人仍舊尾隨在後重履跟入東門直至獅子巷看
著那少婦進門後才向附近覓了一家茶店二八進了茶店對坐下來叫店小二泡了一壺茶那店小二將茶泡上王殿臣便問道你付店底小二道小人姓王名叫
王三王殿臣又問道你只店開了幾時了王三道小人只店從前年就開了郭起鳳道你在只里多少工錢一個月王三道只店是小人父親開的王殿臣道你原來不是
夥計還是小老板呢郭起鳳道離此像只店面第五個門那一家人死了个什麼人我看他家門首挂著孝還有几个少婦穿一身麻衣才從門外進去了去那是他家的
什麼人還是媳婦還是女兒呢王三道他家姓吳的這人名叫其仁今年才二十四歲那帶孝婦人就是吳其仁的老婆郭起鳳道戶小年紀把只樣个輕年老婆拖
下來了叫他在家里守寡豈也可憐但只吳其仁是什麼病死的呢他還有父母兄弟沒有王三道他無父母又無兄弟只有他一人平日家道也還過得去逢年的也有
些田房產豈只是以吳其仁年紀輕輕身材面貌都生得頗為魁梧所說還有暗病幾年的毒妻頓頓若問他什麼病的在死的前一日我們還看見他在外面行走到
了第二天早上忽然他家裡人出來說半夜時發了一個急病施救不及等了四更就死了未及半日經吳其仁的老婆娘家的客人來了幾人就收了殮起來在家停
了七天郭起鳳道去年王三王殿臣道只吳其仁人家姓甚麼呢王三道聽說姓何住在北門大街家內開些雜貨店客流也還得過去王殿臣道吳其仁剛死也就罷了只可
憐他的老婆子只種年輕便叫他做个寡婦又無兒女撫養如何度日呢王三聞言笑而不答王殿臣道郭起鳳二人亦心知有異才使郭起鳳將茶斟付託出門而去又在
附近一帶訪問了一回有說那少婦不甚端正的有說死者身死不明的人言嘖嘖豈真是一直到天晚王殿臣郭起鳳二人方才回衙門將以上所見所聞一案如施公
一夜無說次日一早即傳山陽縣到署請結山陽縣奉傳隨即票到見于施公請與已舉坐在旁施公說道本郭某來請貴縣并無此事只因昨日在河柳棚拾得回來
途中見一少婦身穿麻衣手持鐵錘遇風飛舞將少婦麻衣掀起中露紅棉布肚堂心前滿綴紅綳即如家左官偵探據實當堂審訊郭某辯稱新婦從安徽談少
婦係變化妖術哭而不良忽旋風吹其紙錢四散又犯本表起將紅絳露了出来及風息處該少婦仍舊赤身是白路又見該婦當風吹散紙錢時形色倉皇郭某記不
己願有愧對深望皇之邑及跟隨進城至該少婦家附近訪察知死者為婦之夫無病暴卒卒後連殮後即葬屍草草且該少婦胸有刺字本郭某想來其中定有冤枉
因以特請貴縣務即訪察明白俾死者不致含冤生者歸途法網今具限三日查辦即行詳報毋得混渥官使山陽縣聞說只得回署再作計結山陽縣告退出去未及一
刻忽听大堂上鼓声打得很响如山崩地裂一般施公即命差役去問何事施安才至一堂已有值日的差官傳報道來施安忙問何事值日的道是个老鴛子家鼓代兒
子喊冤求大人申雪施安道他有狀詞麼值日的道沒有施安道叫他候些等明日明大再說施安說罷當即准內稟明一切施公吩咐分付坐堂差役撥立兩旁施公命
帶原告差役答應喚副從頭門外將原告帶至公案前跪下施公在上坐下看其那老鴛子年紀有六十歲光景鬍鬚已全白生得頗為良善因唱道你姓甚名誰有
何冤枉不拘隱微報告却向本部堂只里上控尔可知越捏的罪孽那老鴛子叫朱米稅也是个美人在江湖上貿易多在在外少在家前月廿四傍晚從外路回來因與他堂姐二
年不見順便到家探看將船泊在河下不意到了王家見他家後門鎖閉這都無一人喊一兩声又無人答應小的兒子自是在家也就回船當時脚上穿的鞋
子濕了使脫下來在火上焙乾吃了晚飯也就睡了不料次日一早小的侄女婿王三郎即帶了多少人到小的兒子船上尋着兒子罵道我同你無仇無嫌你待得死各
星小的兒子大驚不知所播王三郎又不問皂白即將小的兒子捆縛到案先打了一頓隨即送往山陽縣當堂縣吏俞則王三道你妻子殺死了我不知是被你毒弟殺
的呢王三郎口稱廿三早上午往附近鎮市上賣貨當日未回至廿四晚回家推開大門走進裡面吸氣不認得是我父兄竟不見父子疑處將火向各處去照

第十三回

行至燈門口見地下殿見一人血流滿地每一細看正是夏三又見脚下所穿的鞋子又不在脚上當即喊叫起來左右圍合皆說可隨血跡找去次早即遣衙役會同
差血跡找至河邊直至朱槐船上都有血跡并任泊船岸時拾得金鞋一隻却是夏三所穿因此方知夏三是在朱槐船所殺當時縣太爺臨場相驗實屬有力殺傷咽喉因
而身死縣太爺因向小的兒子說道真真難得你何有這說小的兒子雖欲報無奈縣太爺不問情由即將小的兒處打處招現在收屍監內青天大人的明見王三郎
之妻是小的姓女小的兒子便是王三郎的妻弟是有官第去縣堂相之理即使王三郎之妻為小的兒子所殺亦斷無將死者所穿之鞋子伏去一只拋在岸上做個殺
人的證據要求大人給小的兒子并使女中雪說罷連連叩頭施公所聽罷驚愕是頭兒說的話頗有理遂命帶下候明日傳差屍親再行覆訊朱三先出去施公即命人
將屍親王三郎即日傳到縣堂實訊知是何計且嚴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張桂榜文招弄精履

追申客店宿質公堂

話說施公既將王三郎傳到訊了一堂屬令三郎退下听候由雪次日又出差至山陽縣調齊全案差并將朱槐提到細心審究施公見朱槐亦頗良善斷非殺人之人也
屬新行監收听候由雪於是施公心甚不覺遂思得一計即命人寫了榜文在各處張貼那榜文上寫道為懸賞招尋重案據王三郎妻朱氏被人謀殺身死一案除已將
兇手拿在案外尚失綉鞋一隻特懸賞招尋不論軍民人等如有將綉鞋拾得呈送本衙門對本衙門堂定重賞大錢五十文當堂給發決不食言尔等慎勿觀望
自誤特示此榜文一出那些觀望的人盡作爲新文到處談論却無一人拾得者官道朱氏竟爲何人所害呢原來王三郎家住淮安南門外河上朱氏生得頗為
美貌夫妻亦極恩愛只因對門有一姓李名喚實如其人夫爲府署書役後因嫌公事差去性最刁惡好食貪淫見朱氏美貌遂欲相通未便得手只日忽見朱氏王三
郎清早出門李實如便到朱家問道王兄在家麼朱氏听得有人叫喚因問道是誰三郎早間上鎖去了李實如也不顧進退即入裡面見朱氏道我有件事特來相託未
知即回度朱氏因李實如是對門鄰居也是親戚因對他道三郎有書來定至早也須日晚方回李實如見朱氏實屬嬌媚起不覺從火上焚因用手去拖朱氏道
大嫂且同坐小可有事相告王兄回來煩即轉達朱氏見他動了不覺之心因大罵道你條堂堂六尺身軀不分內外白晝到人家來調戲婦人真是畜類不如說罷
房內去了李實如羞愧失策因即懷恨回家自想偏偏三郎回來朱氏將此事告知三郎三郎不覺恨恨不如將朱氏殺死亦可洩我之恨又可免其害因此便起了利刃
便乘三郎家內見朱氏站在門裡李實如突出利刃望朱氏咽喉刺下倒地而死李實如見朱氏已死知道不才殺移移禍於人因將綉鞋丟下丟近河亭子旁去埋不料
半途失落一只李實如走到河亭旁邊拿理綉鞋方知只刺了一只彼時也不顧回頭去找匆匆將一只鞋并一把利刀埋入泥中而去事有巧巧遇着朱槐來探朱氏避
了兩脚的血一路回船又着王三郎回去卸舍之家追尋血路路因此朱槐被捉抱屈羅申你道這又是從那裡說起呢話分兩頭再說山陽縣差丁施公查風卷麻裙
一案回到衙門隨差至去捉夏何氏那山陽縣差人奉縣王之命即刺到了縣家却好吳氏梳洗已畢見此兩名差人進來先自嚇了一跳忙問道你二位從何而來爲
什麼不問見白使往人家亂跑那縣差便道你家可姓夏麼何氏道是縣差又道夏何氏現在那裡何氏道我便是何氏有何話說請講講差人道只是因在袖中拿
出銀索向何氏道你的妻托了你了丈夫夏何氏住若你謀殺夫木縣太老爺奉了城隍之命特來捉你何氏聞言嚇得小因道我的丈夫暴病身死連夜都出了左
右隔舍誰人不知今你們二位去到縣裡說不要憑空捏造什麼謀殺夫木縣太老爺奉了城隍之命特來捉你何氏聞言嚇得小因道我的丈夫暴病身死連夜都出了左
來夏何氏忙道且慢來我不逃自同你們前去何必用此咒罵縣差不由分說仍將銀索將何氏拴起來一直帶往山陽去何氏就隨差管門戶不一會已至縣衙縣差
報到縣衙衙役立刺生堂將何氏帶到山陽縣衙心知夏何氏但見他身穿重孝生得頗有幾分姿色且有一種妖婉之氣現於形端心中也就有幾分疑感正欲
開口問他姓氏氏何氏自失關口說道請問大老爺查係公差拘捕婦人到案不知婦人姓何氏道姓何氏道姓何氏道姓何氏道姓何氏道姓何氏道姓何氏道姓何氏道
你就是夏何氏麼何氏道正是夏何氏山陽縣道你丈夫姓什麼名字何氏道名喚吳其在山陽縣道你丈夫姓了幾時是何病症死了現在否否下葬何氏道已過六七
因病而亡山陽縣道可知道尔所犯之案麼何氏道婦人不知所犯何罪山陽縣道把案一拍大聲喝道好大胆的淫婦你被誘誘親夫本縣奉城